



季方云此以八座合傳
魏之始基權在東西
曹掾開國之後則任尚
書令僕諸人在公之節
略与雀毛同風亦其亞也

栢二陳徐衛盧傳第二十二

魏書

國志

栢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

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郡勝爲尚書著名南方
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
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袁
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
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栢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
叔帶以納玉今表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
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
階曰曹公雖弱杖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
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爲之內應不亦可
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

水徑注引長沙耆舊傳稱桓階為趙郡太守嘗有遺囊粟于路者行人挂囊粟于樹莫敢取之

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劉表辟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為張羨謀也異之辟為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為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苗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

魏書稱階諫曰今太子仁冠群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下莫不聞而夫王甫以植而問臣臣誠惑之於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深益重焉

又毛玠徐弈以剛蹇少黨而為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

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眾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為之流涕謚曰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為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

水徑注引長沙耆舊傳稱桓階為趙郡太守嘗有遺囊粟于路者行人挂囊粟于樹莫敢取之

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劉表辟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為張羨謀也異之辟為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為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

魏書稱階諫曰今太子仁冠群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下莫不聞而夫王甫以植而問臣臣誠惑之於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深益重焉

又毛玠徐弈以剛蹇少黨而為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

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眾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為之流涕謚曰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為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

曰壯侯子翊嗣

世語曰階孫陵字元徽有名於晉武帝世至熒陽太守卒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
寔字仲弓紀字元方諶字季方魏書曰寔德冠當時紀諶
並名重於世寔爲太丘長遭黨錮隱居荆山遠近宗師之
靈帝崩何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爲參軍以老
病遂不屈節諶爲司空掾早卒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
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
韓融並制總麻執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
泰等無不造門 傅子曰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
人制縗麻者以百數 先賢行狀曰大將軍何進遣屬弔
祠謚曰文範先生于時寔紀高名並著而諶又配之世號

曰三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時羔鴈成羣丞掾交至豫州
百姓皆圖畫寔紀諶之形象

羣爲兒時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
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
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
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表術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
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表術戰布果襲
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木除柘令不
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呂布破太祖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時
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羣封還教以爲模逵
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誅太祖以謝羣羣
薦廣陵陳矯丹楊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

陳生少章云按是時呂布
正據兗州與曹操相持
何暇復分兵規取徐州乎
及布爲操所破乃東奔
備已在備領徐州之明年
至備與袁術戰術誘布
襲取下邳此又在布奔
徐州之後一年當辟時止
可料袁術之爭徐不能
遂觀呂布之爲害也况
備雖名領徐州不過
徐之小沛謙既卒而備

領州事徐州為他人所有
備六安得有容足處
他日袁呂相為首尾協
徐州此變生意外初非
謀不減輕舉貪得致貽
顛覆又何追恨之有斯
魏史由後事而附會虛
譚承祚未及刑削

陳鴻臚之論原於班固刑
法志班氏曰除肉刑者本
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
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
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
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
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
女淫佚吏為姦滅若此
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
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
民既不畏又曾不取刑
之所致也宜則定律令

二百章以應火辟其餘罪
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
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
受賊枉法男女淫亂皆
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
微細之法志蠲除如刑
可畏而禁易避輕重
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
朱子答鄭景望書亦謂
今後流之法既不足以
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
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
如強暴賊滿之類者當
采陳君平之議

矯遂為名臣世以羣為知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
司徒掾舉高第為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遷
為御史中丞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
今者使平斯事平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
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
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
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
著剝削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
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
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
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
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

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
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
者多以為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眾議故
且寢羣轉為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推杖名
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
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即王位封羣昌武亭侯徙為
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遷尚書僕射加侍
中徙尚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
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羣為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
錄尚書事帝寢疾羣與曹真司馬宣王等並受遺詔輔政明
帝即位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
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開府頃
萬曆二十四年刊

李若非長文子丹必
大喪師諸葛公因而乘
之其取關中必矣惜哉此
機

之爲司空故錄尚書事是時帝初莅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
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
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已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
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
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
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讐黨有讐黨則毀
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僞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
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爲太祖昔到
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
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
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
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

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詔真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謚
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
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脩之儉羸博有不歸之魂夫大
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
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
素衣朝夕哭臨自古已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
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
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
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
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
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
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官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

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

臣松之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盛汝南郡爲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乃大殊長文之言於是爲過

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合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後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荅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

孫盛曰周禮天子之宮有斷確之制然質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示侈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謂邪况乃魏氏方有吳蜀之難四海罹塗炭之艱而述蕭何之過

非徒句有脫誤鄉邑二字當屬下也

議以爲令軌豈不惑於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於奢侈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斯之謂乎

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玉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虞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太祖曰虞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虞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爲國非爲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

龍四年薨謚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一子列侯

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表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歟荅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爲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

名臣奏議名始於此

李云此論極好。如韓愈佛骨表憲宗怒其佞年短祚祝上今思憲宗賢者之過也主方以祈福迎佛邊言其必得禍則非臣子之所忍言以理推言其虛妄無益可笑

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秦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秦市奴婢秦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爲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徧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秦謀所以禦之秦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秦計使秦率討蜀護軍徐質救南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

汝南元版
南安

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白牛頭山與秦相對秦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淮薨秦代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秦云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爲翅使涼州軍至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秦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將數萬人至枹罕趣狄道秦勅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秦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秦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

他變並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
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
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卽與艾祕等分爲三軍
進到隴西艾等以爲王經精卒破衄於西賊衆大盛乘勝之
兵旣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
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
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
過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
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
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
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
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

提宗本
作持

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維以乘勝之
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
書云脩櫓積楹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
維之詭謀倉卒所辦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
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
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
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
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始
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
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
維果三日施伏

臣松之案此傳云謂救兵當須衆集而卒聞已至謂有奇

陳生少章云維意集
湏時又已設伏深險先事
過截則外救必不能達
可拔耳及泰至神速既
素料而又迂他道進兵
隨其伏乃若後天而降
其思固宜前後之言亦
不相碍裴氏摘而論之
似未悉兵之曲折矣

變上下震懼此則救至出於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
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伺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通
也

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退還涼州
軍從金城南至沃于阪泰與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
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
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並治城
壘還屯上邽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加得保
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眾議以經奔北城
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敢能
沒經軍而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
王曰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

晨夜句
疑有脫
字

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為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泰每以
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
百里司馬文王語荀顛曰玄伯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
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
不當爾邪後徵泰為尚書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
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泰為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
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泰節度峻退軍還轉為左僕射諸葛
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丘頭泰摠署行臺司馬景
王文王皆與泰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泰善文王問陔曰玄
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已任
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泰前後以功增邑二千
六百戶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內侯景元元年薨追贈司

練字以玄
說校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三十一
本五百廿四

空謚曰穆侯

請誅賈充蓋非實錄
玄伯說曾爽自歸者也

使持忠入地咸熙之封不
及温矣

于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顗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殿號哭盡哀時大將軍入于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歐血薨臣松之案本傳泰不為太常未詳于寶所由知之孫盛改易

泰言雖為小勝然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况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案博物記曰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為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子恂嗣恂薨無嗣弟温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著勲前朝改封温為慎子

案陳氏譜羣之後名位遂微謀孫佐官至青州刺史佐弟坦廷尉佐子準太尉封廣陵郡公準弟戴徵及從弟堪並至大位準孫達字林道有譽江左為西中郎將追贈衛將軍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表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玉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爲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吳人劉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子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國倒縣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義乎

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於衛衛不與而嫁於許衛爲狄所伐桓公不救至於國滅君死懿公屍爲狄人所食惟有肝在懿公有臣曰弘演適使反致命於肝曰君爲其內臣爲其外乃剗腹內肝而死齊桓公曰衛有臣若此而尚滅寡人無有亡無日矣乃救衛定其君

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既退登多設間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爲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爲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以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爲丞相長史軍還

復為魏郡轉曹屬從征漢中還為尚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

洛陽羣臣拘常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

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

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辨明且以王后令

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

一時之俊傑也帝既踐阼轉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

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

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

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

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世語曰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

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

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

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曄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

故已不以金五餅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為小惠君已知朕

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

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

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薨謚曰貞侯

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

非之庭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喪亂

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

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

子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

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優於司馬

萬曆二十四年刊

鬼志三二

四百九十四 鄧志

毛脫轉字
宋脫郡字

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薨子粲嗣本弟騫咸熙中爲車騎將軍

案晉書曰騫字休淵爲晉佐命功臣至太傅封高平郡公初矯爲郡功曹使過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爲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爲魏郡及尚書令皆承代矯云

世語曰悌字孝威年二十二以兗州從事爲泰山太守初太祖定冀州以悌及東平王國爲左右長史後至中領軍並悉忠貞練事爲世吏表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還本郡與陳矯並爲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見器於太守陳登與登並心於太祖海西淮浦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

令梁習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東緡發干令遷齊郡太守入爲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爲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爲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爲丞相東曹掾出爲魏郡太守太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帝既踐阼爲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徙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遷尚書明帝卽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中領軍桓範薦宣曰

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爲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爲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

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柰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乎

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

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爲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尚方令坐猥見考竟宣上疏陳威刑大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人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歛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欽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

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異之數詣
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熒陽而卒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
祠焉

先賢行狀曰茲字子許不爲激詭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
慮淵深規畧宏遠爲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
旌命董卓作亂漢室傾蕩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
盟計興武事茲答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
興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首讚弘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
入熒陽力戰終日失利身歿 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
郡圈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
雙直文生誓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
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

謂高下相懸

垂名

甄郭出拜忘羞豈况盲
人妻耶魏君且不離似盜
賊

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爲末世之俗
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旣而赦之後爲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
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
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且亮忠誠會奉詔命聘貴人于
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勲賜爵關內侯轉爲
戶曹掾文帝卽王位爲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時群
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
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
帝幸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
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僞辭耳考
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卽位進封康鄉侯後轉爲右

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
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
文試而後用臻荅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
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虵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
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奇兵
入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爲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到長
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切
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
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
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
遂越職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荆
城臻曰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爲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

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
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爲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
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毋丘儉上疏曰陛下卽位已來
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
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
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
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以
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爲司空
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初太祖久
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爲之羽翼勸臻自結臻
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卽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
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

入守尚書令及爲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彊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讜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薨追贈太尉謚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爲光祿勳

臣松之案舊事及傳咸集烈終於光祿勳烈二弟京楷皆二千石楷子權宰伯輿晉大司馬汝南王亮輔政以權爲尚書郎傳咸與亮牋曰衛伯輿貴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患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郎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回聽權作左思吳都賦敘及注敘粗有文辭至於爲注了無所發明直爲塵穢紙墨不合傳寫也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

續漢書曰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植剛毅有大節常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博士出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稍遷侍中尚書張角起以植爲北中郎將征角失利抵罪頃之復以爲尚書張讓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劔責數讓等讓等皆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議欲廢帝衆莫敢對植獨正言語在卓傳植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丞掾脩墳墓并致薄醑以彰厥德植有四子毓最小

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表紹公孫瓚交兵幽冀
 饑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文帝為五官將召毓署門
 下賊曹崔琰舉為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
 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
 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
 故詩曰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
 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
 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鬻之
 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
 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
 已入門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
 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為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議令史

皆字送 御覽補

文類云

御覽作毓之所執是也

魏國既建為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出為濟陰相梁
 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為屯田而譙土
 地燒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
 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為睢陽典農校
 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
 太守所在有惠化青龍二年入為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
 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為法宜一正不宜
 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
 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
 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為狂
 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駁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
 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

科御覽 作制

爭御覽 作易

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為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
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
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等
馳名譽有四窓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
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
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
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
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
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
其言即詔作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
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
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乃用暨毓於人及選

有字從
而覽補

子家議論平易確切
一時之良特以与何
畢相左遂為司馬氏
所用有愧於子幹之
抗卓矣

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
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
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齊王即位賜爵關內侯時曹爽
秉權將樹其黨徒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為廷
尉司隸畢軌又在奏免官眾論多訟之乃以毓為光祿勳爽
等見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為吏部
尚書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為僕射故典選舉加光祿
大夫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毋丘儉
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出征毓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
疾病遜位遷為司空固推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
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即授印綬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
百戶甘露二年薨謚曰成侯孫藩嗣毓子欽珽咸熙中欽為
萬曆二十四年刊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二十二

二十一

五百十八王明

尚書琤泰山太守

世語曰欽字子若琤字子笏欽泰始中爲尚書僕射領選
咸寧四年卒追贈衛將軍開府 虞預晉書曰欽少居名
位不顧財利清虛淡泊動脩禮典同郡張華家單少孤不
爲鄉邑所知惟欽貴異焉欽子浮字子雲 晉諸公贊曰
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浮高朗經博有美於華起家太
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器重之就家以爲國子博士
遷祭酒永平中爲祕書監琤及子皓志並至尚書志子謙
字子諒温嶠表稱謙清出有文思 謙別傳曰謙善著文
章洛陽傾覆北投劉琨琨以爲司空從事中郎琨敗謙歸
段末波元帝之初累召爲散騎中書侍郎不得南赴永和
六年卒於胡胡中子孫過江妖賊帥盧循謙之曾孫

評曰桓階識觀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
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
尚書卽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父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
臻毓規鑿清理咸不忝厥職云

濟文類
齊談

丙申二月初九日齋宿校

夢禎

十三日閱

桓二陳徐衛盧傳第二十二

魏書國志二十二

和常楊杜趙裴傳第二十三

魏書國志二十三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士平民彊英桀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彊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父而沾危

臣松之案漢書文紀曰沾於死亡食貨志曰沾危若是注曰沾音鹽如屋簷近邊欲墮之意也一曰臨危曰沾

必有讒慝間其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定荊州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

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絜。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

孫盛曰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質文因時損益代用至於車服禮秩貴賤等差其歸一揆魏承漢亂風俗侈泰誠宜仰思古制訓以約簡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進無蜉蝣之刺退免採莫之譏如此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僞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冶民物閑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

魏國旣建爲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勲高祖每在屈第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舍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

李云胡說之甚嗚呼
豈所以未讓佞長奸邪
者此也

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
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為君之誠也太祖克張魯洽陳便
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
漢中出為郎中令文帝踐阼為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明帝即
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戶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
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
謙虛引咎博諮異同洽以為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為
本民以穀為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
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蹶
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
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
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

陽士非孝先崇雜
堪之行而家身清
約此為深識治體
而非立異同之論
尚便已和者也

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為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
料賊虛實蓄士養眾筭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眾庶以
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統
武無震古人之誠也轉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
明帝聞之加賜穀帛薨謚曰簡侯子禽嗣禽音禽弟適才爽
開濟官至廷尉吏部尚書

晉諸公贊曰和嶠字長輿適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重稱常
慕其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封植嶷然不羣於黃門郎遷
中書令轉尚書愍懷太子初立以嶠為少保加散騎常侍
家產豐富擬於王公而性至儉吝嶠同母弟郁素無名嶠
輕侮之以此為損卒於官贈光祿大夫郁以公彊當世致
位尚書令

玩字度冊
禽即高
字
禽弟適才爽
同三少
自高二年
帝臨危時
傳中和道
作詩猶通
即其念又
音義和嶠
傳二可考

洽同郡許混者許劭子也清醇有鑒識明帝時為尚書

劭字子將汝南先賢傳曰召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年

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眾之偉人也劭始發明樊

子昭於鬻犢之肆出虞永賢於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

擢郭子瑜鞏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

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乎童

齒莫不賴劭顧歎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

其探擿偽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無以尚也劭宗人許

栩沉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匄匍栩門承風而驅官

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邵高名

請為功曹饗餐放流絜士盈朝袁紹公族好名為濮陽長

棄官來還有副車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豈

可使許子將見之乎遂單車而歸辟公府掾拜鄆陵令方

正徵皆不就避亂江南所歷之國必翔而後集終于豫章

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

常林字伯槐河內温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

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存於是咸共

嘉之

魏略曰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

末為諸生帶經耕鉏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

敬如賓

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徵伺吏民罪負便收

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檇客

為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擊者不

漢漢云言幼從祖敬

子訓子相並為三公相

以能諳事宦官故自致台

司封侯數遣請勸惡其

薄行終不候之栩疑相

之訛也靈帝初為三公

者亦有許栩史不詳其

為何所人建寧元年史

許訓由太常為司徒四

年許訓免橋玄代之是

年栩代玄為司徒名輩在

子將之前蓋先賢傳失

之也。栩賴川鄙人

當時所謂義兵如此
此又生數十卓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魁志三三

日童查

叔宗本作

武紀注中
漢書作孟
玉平与本
疑皆不字
之訛

洽同郡許混者許劭子也清醇有鑒識明帝時為尚書

劭字子將汝南先賢傳曰召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年

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眾之偉人也劭始發明樊

子昭於鬻犢之肆出虞永賢於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

擢郭子瑜鞏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

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乎童

齒莫不賴劭顧歎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

其探擿偽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無以尚也劭宗人許

栩沉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栩門承風而驅官

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邵高名

請為功曹饗餐放流絜士盈朝袁紹公族好名為濮陽長

棄官來還有副車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豈

可使許子將見之乎遂單車而歸辟公府掾拜鄢陵令方

正徵皆不就避亂江南所歷之國必翔而後集終于豫章

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

常林字伯槐河內温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

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存於是咸共

嘉之

魏略曰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

末為諸生帶經耕鉏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

敬如賓

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徵伺吏民罪負便收

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搃客

為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

汝漢云言劭從祖敬子訓子相並為三公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栩疑相之訛也靈帝初為三公者亦有許栩史不詳其為何所人建寧元年史為臚為司空二年免時

許訓由太常為司徒四年許訓免橋玄代之是年栩代玄為司徒名輩在子將之前蓋先賢傳失之也。栩賴川郡人

當時所謂義兵如此此又生數十卓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鬼志三三三

四童查

叔宗本作

武紀注中作孟平汝漢書作孟玉平与本疑皆不字之訛

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毋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主上幼冲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間太守陳延壁陳馮二姓舊族冠冕張楊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率其宗族爲之策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并州刺史高幹表爲騎都尉林辭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凌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爲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

林爲功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爲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彊敵將軍爲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爲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入爲丞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尚書文帝踐阼遷少府封樂陽亭侯

魏略曰林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爲鴻臚崔性闊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糲吏聲不以爲可林夜糲吏不勝痛叫呼敖敖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喟林曰聞卿爲廷尉爾邪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不爲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慙然不能自止

轉大司農明帝卽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叙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魏略曰初林少與司馬京兆善太傅每見林輒欲跪林止之曰公尊貴矣止也及司徒缺太傅有意欲以林補之案魏略此語與本傳反臣松之以爲林之爲人不畏權貴者也論其然否謂本傳爲是

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年八十三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峇嗣爲太山太守坐法誅峇弟靜紹封

案晉書諸葛誕反大將軍東征峇坐稱疾爲司馬文王所

法魏略以林及吉茂沐並時苗四人爲清介傳 吉茂字

叔暢馮翊池陽人也世爲著姓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

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

不忍欺轉爲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

事被收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

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其左右曰我坐書也會鍾相國

證茂本服第已絕故得不坐後以茂爲武陵太守不之官

轉鄴相以國省拜議郎景初中病亡自茂脩行從少至長

冬則被裘夏則短褐行則步涉食則茨藿臣役妻子室如

懸磬其或饋遺一不肯受雖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義而

貴且富者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叙

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林行所任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爲郡守不名爲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爲通人嘉時還爲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爲中正嘉叙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愠曰痛乎我効汝父子冠幘劫人邪初茂同產兄黃以十二年中從公府掾爲長陵令是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薨自以爲故吏違科奔喪爲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爲白衣始有清名於三輔以爲兄坐追義而死怨怒不肯哭至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爲茂必不就及舉旣到而茂就之故時人或以茂爲畏繇或以茂爲髦士也 沐並字德信河間人也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爲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爲殺雞炊黍而不留也然爲人公果不畏彊禦丞相召署軍謀

椽黃初中爲成臯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索橐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辦之間肇人從入並之閣下响呼罵吏並怒因躡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肇髡決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爲三府長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人兵作食有先孰者呼後孰者言共食來後孰者荅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雖自華夏不知者以爲前世人也爲長史八年晚出爲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

者則為君子不務者終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瑀璠甚於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恍惟忽壽為欺魄夭為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椁為牢衣裳為纏屍繫地下長幽程桔豈不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义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柙玉牀象衽殺人以徇壙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

是冊府作臻

孤當作狐

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齒乎哉吾以材質滓濁汙於清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與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為孝而犯魏顆聽治之賢爾為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勅豫掘塋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即塋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無設搏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也少清白為人疾惡達安中入丞相府出為壽春令

沐並裸葬

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為治中苗以初至往謁
 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
 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為不恪
 然以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薄輦音車黃
 犢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
 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
 識父自當隨毋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然由此名聞天下
 還為大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於叙人才不能寬然紀
 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如所忿蔣濟者仕進至太尉
 濟不以苗前毀已為嫌苗亦不以濟貴更屈意為令數歲
 不肅而治遷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以正始中病亡也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之俊以

然字疑紆
至字大字
從脚覽

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
 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為
 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司馬宣王年十六
 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
 兄芝眾未之知惟俊言曰芝雖風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
 俊轉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為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
 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娉娶立
 屋然後與別太祖除俊曲梁長人為丞相掾屬舉茂才安陵
 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為征南軍師魏
 國既建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
 俊以身方罪免牋辭太子太子不說曰楊中尉便去何太高
 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踐阼復在南陽時王象為

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
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
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
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
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
固陳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
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初臨菑侯與俊
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羣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
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常以恨之黃初三年車
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尚書僕射司馬宣王常侍王
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帝不許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衆冤
痛之

以彈冠為入仕

世語曰俊二孫覽字公質汝陰太守猗字公彥尚書晉東
海王越舅也覽字沈字宜弘散騎常侍 魏略曰王象字
羲伯既為俊所知拔果有才志建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
為魏太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
中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為常侍封列
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祕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
歲成藏於祕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
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為儒宗
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駕到而
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寇邪乃收宛
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象見詔
文知俊必不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請俊減死一等

王家新出家高

司馬貞史記靈隱
云記先代冢墓之
家宜皇王之省覽
故曰皇覽王象撰
象等所撰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三十三 黃林 五百十五

帝不荅欲釋人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俊邪無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決俊法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前世

先賢行狀曰安年十歲名稱鄉黨至十五入太學號曰神童既名知人清高絕俗洛陽令周紆數候安安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者輒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捕所與交通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宛令先是宛有報讐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

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歛素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根舉孝廉除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外戚橫恣安帝長大猶未歸政根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怒收根等伏誅誅者皆絹囊盛於殿上撲地執法者以根德重事公默語行事人使不加力誅訖車載城外根以撲輕得蘇息遂閉目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客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常厚敬待鄧后崩安帝謂根久死以根等忠直普下天下錄見誅者子孫根乃自出徵詣公車拜符節令或問根往日遭難天下同類知故不少何至自苦歷年如此根荅曰周旋人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遷濟陰太守以德讓

為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歛以時服長吏下車常先詣安根基致祠

襲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襲逃還鄉里太祖以為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荆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恣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

季方長字讀本音乙者

咸為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眾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

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栢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鬪語子緒曰勇可習也

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荀彧又薦襲太祖以為丞相軍祭酒魏國既建為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彊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嘗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

元版有繁

先從八萬餘口蓋知此地之難與蜀爭預為之所也

避彊謂棄巴漢

事豈有盡邪卿書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為劉備所沒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為督以一眾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聞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

兩許攸御覽作許遊

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蓬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時夏侯尚暱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尚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及踐阼為督軍糧御史封武平亭侯更為督軍糧執法入為尚書明帝即位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真督諸軍拒亮徙襲為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戶賜兄基爵關內侯真薨司馬宣王代之襲復為軍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五十戶以疾徵還拜大中大夫薨追贈少府謚

曰定侯子會嗣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爲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十二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以儼爲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旣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縣緡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縣緡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爲君釋此

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縣緡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爲義者勸善爲國者藏之於民以爲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縣緡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縣緡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入爲司空掾屬主簿

魏略曰太祖北拒袁紹時遠近無不私遺牋記通意於紹者儼與領陽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儼爲陳紹必敗意通乃止及紹破走太祖使人搜閱紹記室惟不見通書疏陰知儼必爲之計乃曰此必趙伯然也臣松之案魏武紀破紹後得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閱知其有無則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語爲不然

陽焚之而密使人搜閱既安反側又審情偽探多猜或有是

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
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太祖征荊州以儼領
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
楷七軍復爲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
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爲關中護軍
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
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卽破滅
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
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
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旣舍署軍復前四十里
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
同部曲或婚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旣

等以爲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
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
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爲之元帥旣不能安輯身受禍
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
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
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
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卽相率還降儼密白宜
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
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
兵旣少棄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爲邪謀若或成變爲難不測
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
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

書從征吳到廣陵復留為征東軍師明帝即位進封都鄉侯
邑六百戶監荊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為尚書出監豫
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為大司農齊王即位以儼監雍
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
四年老疾求還徵為驃騎將軍

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厨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
必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
雜藥林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
用是為邪遂不取

遷司空薨謚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毗陳羣杜襲並
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

魏略曰潛世為著姓父茂仕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尚書建
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傕有功封列侯潛少不
脩細行由此為父所不禮

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
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太祖
定荊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人為倉曹屬太祖問
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荊州卿以備才略何如潛曰使居中
國能亂人而不能為治也若乘間守險足以為一方主時代
郡大亂以潛為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
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
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眾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
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

北伯毛本誤

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為表裏者郝温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為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計者必以潛為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乃遣鄆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征之潛出為沛國相遷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特加賞賜文帝踐阼人為散騎常侍出為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遷荊州刺史賜爵關內侯明帝即位人為尚書出為河南尹轉太

摩陂之役蓋集數州之眾以解二城之圍亦勅矣哉

尉軍師夫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戶人為尚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喪父去官拜光祿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謚曰貞侯

可對王充無外家

魏略曰時遠近皆云當為公會病亡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為父所不禮即折節仕進雖多所更歷清省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苳以自供又潛為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掛柱又以父在京師出入薄輦車群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檢校度自魏興少能及者潛為人材博有雅要容然但如此而已終無所推進故世歸其潔而不宗其餘

可對時苗留犢

有雅要容句疑有記

子秀嗣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

秀咸熙中爲尚書僕射

文章叙錄曰秀字季彥弘通博濟八歲能屬文遂知名大將軍曹爽辟喪父服終推財與兄弟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遷衛國相累遷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令光祿大夫咸熙中晉文王始建五等命秀典爲制度封廣川侯晉室受禪進左光祿大夫改封鉅鹿公遷司空著易及樂論又畫地域圖十八篇傳行于世盟會圖及典治官制皆未成年四十八泰始七年薨謚元公配食宗廟少子頽字逸民襲封荀綽冀州記曰頽爲人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位太子中庶子侍中尚書元康末爲尚書左僕射趙王倫以其望重畏而惡之知其不與賈氏同心猶被枉害臣松之案陸機惠帝起居注

稱頽雅有遠量當朝名士也又曰民之望也頽理具淵博贍於論難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文辭精富爲世名論子嵩字道文荀綽稱嵩有父祖風爲中書郎早卒頽從父弟邈字景聲有雋才爲太傅司馬越從事中郎假節監中外營諸軍事潛少弟徽字文季冀州刺史有高才遠度善言玄妙事見荀粲傳嘏王弼管輅諸傳徽長子黎字伯宗一名演遊擊將軍次康字仲豫太子左衛率次楷字叔則侍中中書令光祿大夫開府次綽字季舒黃門侍郎早卒追贈長水校尉康楷綽皆爲名士而楷才望最重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綽以明達爲稱楷少與瑯琊王戎俱爲掾發名鍾會致之大將軍司馬文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文王卽辟爲掾進歷顯位謝鯤爲樂廣傳稱

徐字記

楷雋朗有識具當時獨步黎子苞秦州刺史康子純黃門侍郎次盾徐州刺史次郤有器望晉元帝為安東將軍郤為長史侍中王曠與司馬越書曰裴郤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淹此下人士大敬附之次廓中壘將軍楷子瓚中書郎次憲豫州刺史綽子遐太傅主簿瓚遐並有盛名早卒 晉諸公贊稱憲有清識 魏略列傳以徐福嚴幹李義張既游楚梁習趙儼裴潛韓宣黃朗十人共卷其既習儼潛四人自有傳徐福事在諸葛亮傳游楚事在張既傳徐韓等四人載之於後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縣人也馮翊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辨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甲吉郭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

潘元版達

共紀識之會二輔亂人多流宕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沈採樵自活逮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為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為本郡治臨晉義於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共作方牀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為右職司隸辟幹不至歲終郡舉幹孝廉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為平陵令遷冗從僕射遂歷顯職逮魏封十郡請義以為軍祭酒又為魏尚書左僕射及文帝即位拜諫議大夫執金吾衛尉卒官義子豐字宣國見夏侯玄傳幹以孝廉拜蒲阪令病去官復舉至孝為公車司馬令為州所請詔拜議郎還參州事會以建策捕高幹又追錄前討郭援功封武鄉侯遷弘農太守及馬超反幹郡近超民人分散超破為漢陽太守遷益州刺史以

道不通黃初中轉爲五官中郎將明帝時遷永安太僕數歲卒始李義以直道推誠於人故于時陳羣等與之齊好雖無他材力而終仕進不頓躓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析長短繇爲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爲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 韓宣字景然勃海人也爲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宄散在鄴嘗於鄴出入宮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闕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旣不去又不爲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

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于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卽如所言爲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爲太子言以爲辯黃初中爲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此爲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菑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禪面縛及其原禪腰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諦之士也後出爲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爲尚書大鴻臚數歲卒宣前後當官在能否之間然善以已恕人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暨爲人賢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爲

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案本志宣名都
不見惟魏略有此傳而世語列於名臣之流 黃朗字文
達沛郡人也爲人弘通有性實父爲本縣卒朗感其如此
抗志游學由是爲方國及其郡士大夫所禮異特與東平
右姓王惠陽爲碩交惠陽親拜朗母於牀下朗始仕黃初
中爲長吏遷長安令會喪母不對復爲魏令遷襄城典農
中郎將涿郡太守以明帝時疾病卒始朗爲君長自以父
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怒亦終不言
朗既仕至二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人
謂惠陽外似麤疏而內堅密能不顧朗之本末事朗母如
已母爲通度也 魚豢曰世稱君子之德其猶龍乎蓋以
其善變也昔長安市僧有劉仲始者一爲市吏所辱乃感

激躡其尺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修流名海內後以有道
徵不肯就衆人歸其高余以爲前世偶有此耳而今徐嚴
復參之若皆非似龍之志也其何能至於此哉李推至道
張工度主韓見識異黃能拔萃各著根於石上而垂陰乎
千里亦未爲易也游翁慷慨展布腹心全軀保郡見延帝
王又放陸生優游宴戲亦一實也梁趙及裴惟楊不足
至於檢已老而益明亦難能也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襲温
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
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丙申二月

十四日校

夢禎

十三夜燃燈漫閱時風雨蕭然

和常楊杜趙裴傳卷第二十三

魏書 國志二十三

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

魏書

國志二十四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

楚國先賢傳曰暨韓王信之後祖術河東太守父純南郡太守

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爲言庸貨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隱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渠帥爲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爲害避表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荆州牧劉表禮辟遂遷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太祖平荆州辟爲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滿并反爲排以吹炭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

少章云由亭侯遷封南鄉侯與滿就王後同亭字少章云詳下文勢和音石三字當連下成文不應裂而為二

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褻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封宜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祔音石春秋傳曰命我先人典司宗祔注曰宗廟所以藏主石室者

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案盛崇明正禮廢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曰太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絜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為司徒夏四月薨遺令斂以時服葬為土藏謚曰恭侯楚國先賢傳曰暨臨終遺言曰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

節之以禮歷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爾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又上疏曰生有益於民死猶不害於民況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留奄即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宜勞役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冒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歎乃詔曰故司徒韓暨積德履行忠以立朝至於黃髮直亮不虧既登三事望獲毗輔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承曾參臨沒易簣以禮晏嬰尚儉遣車降制今司徒知命遺言卹民必欲崇約可謂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設皆如故事勿有所闕特賜温明祕器衣一稱五時朝服玉具

劍佩

七年御覽

元版有石字

子肇嗣肇薨子邦嗣

楚國先賢傳曰邦字長林少有才學晉武帝時為野王令有稱績為新城太守坐舉野王故吏為新城計吏武帝大怒遂殺邦暨次子繇高陽太守繇子洪侍御史洪子壽字德貞晉諸公贊曰自暨已下世治素業壽能敦尚家風性尤忠厚早歷清職惠帝踐阼為散騎常侍遷守河南尹病卒贈驃騎將軍壽妻賈充女充無後以壽子謚為嗣弱冠為祕書監侍中性驕佚而才出壽少子蔚亦有器望並為趙王倫所誅韓氏遂滅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鄆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對於是擢為冀

州主簿徙署別駕丞相掾屬魏國既建稍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尚書出為幽州刺史北中即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即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脩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邪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為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為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

案王氏譜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 魏名臣奏載安定

奏一作表

太守孟達薦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為業忠臣以進善為

兩孟達

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

臣昔以人之謬充備部職時涿郡太守王雄為西部從事

不更州郡者不可使處
不越近職者不可使處
此有深旨

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及
在近職奉宣威恩懷柔有術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
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投命爲効
言辭激揚情趣款惻臣雖愚闇不識真僞以謂雄才兼資
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家參
居其半北有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
也臣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不勝悽悽淺見之情謹冒陳聞
詔曰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
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
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
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雄後爲幽州刺史子渾涼州
刺史次又平北將軍司徒安豐侯戎渾之子太尉武陵侯

兩王渾

行荊州刺史澄皆又之子

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爲林怨也

魏名臣奏載侍中辛毗奏曰昔桓階爲尚書令以崔林非
尚書才遷以爲河間太守與此傳不同

遷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
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
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
之民資無益之事爲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
煌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明帝即位
賜爵關內侯轉光祿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貪吏
林爲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
作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

以下遂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
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
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眾毛
不整振其領臯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
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
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爲今之制度不爲疏闊惟在
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
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林曰夫宰
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杖義之士足爲
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
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
約則李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爲外司萬里肅齊

部字以宗本

誠台輔之妙器衆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爲司空封安陽亭侯
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

臣松之以爲漢封丞相邑爲荀悅所譏魏封三公其失同
也

頃之又進封安陽鄉侯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襄成侯歲
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
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吏奉祀尊爲貴神制三府
議博士傳祗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
繼絕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
議以爲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黃帝
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官祭也
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獨

崔林可對孫弘

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
帝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

臣松之以爲孟軻稱宰我之辭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
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斯非通賢之格
言商較之定準乎雖妙極則同萬聖猶一然淳薄異時質
文殊用或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是以遺風所被寔有深淺
若乃經緯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違彝倫資之以立
誠一人而已耳周監二代斯文爲盛然於六經之道未能
及其精緻加以聖賢不興曠年五百道化陵夷憲章殆滅
若使時無孔門則周典幾乎息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
成萬世之功齊天地之無窮等日月之久照豈不有踰於
羣聖哉林曾無史遷洞想之誠梅真慷慨之志而守其蓬

心以塞明義可謂多見其不知量也

明帝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薨謚曰孝侯子述嗣
晉諸公贊曰述弟隨晉尚書僕射爲人亮濟趙王倫篡位
隨與其事倫敗隨亦廢錮而卒林孫瑋性率而踈至太子
右衛率也初林識拔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卒爲名士世
以此稱之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爲蜀郡都尉

陳留耆舊傳曰靖高祖父固不仕王莽世爲淮陽太守所
害以烈節垂名固子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
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
焉英卽車騎將軍熙之父也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
歸家草屋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

年歲何能不少為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為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螟蝗為害獨不食式麥園令周彊以表州郡太守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為郎次子昌昌弟賜並為刺史郡守式子弘孝廉弘生靖

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避之眾人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表紹甥也

謝承漢書曰幹字元才志弘邈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案陳留耆舊傳及謝承書幹應為柔從父非從兄也未知何者為誤

在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澁兵寇縱橫而柔冒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太祖平表氏以柔為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奸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自勵咸為佳吏高幹既降頃之以并州叛柔自歸太祖太祖欲因事誅之以為刺奸令史處法允當獄無留滯辟為丞相倉曹屬

魏氏春秋曰柔既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辟焉

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為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為已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

萬曆二十二年刊

成字後
御覽

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魏國初建，爲尚書部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禮爲首。撥亂之政，以刑爲先。是以舜流四凶，族臯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衆，遷爲潁川太守，復還爲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

李云有國有家者不可不知此旨

分職各有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奸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阼，以柔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

李云自東漢以還其未
舊矣

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
罰金四年遷為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
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杖阿衡之佐文武
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
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
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
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
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
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
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帝以
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
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勛死乃遣柔還寺

教是明帝名而文
惠上疏不避

李云若無賢公卿相先
引柔適足以長奔競之
門身

明帝即位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遵道
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
雄戰虎爭以戰陣為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
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
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
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獻哲敷弘大猷光濟先
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
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
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
銳精漢隆卓茂捐紳競慕臣以為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
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
為弘帝納之後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後

宮皇子連天繼嗣未育柔上疏曰二虜狡狴潛自講肄謀動
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
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
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
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
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
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
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
連多天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
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
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
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

蝨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
言他復以聞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
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
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
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
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
下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
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勅當行以疾病爲辭詔
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
其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
爲叔父恭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
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
萬曆二十四年刊

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

孫盛曰：聞五帝無詰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則盟誓之文，始自三季，質任之作，起於周微。夫貞夫之一則天地可動，機心內萌，則鷗鳥不下。况信不足焉，而祈物之必附，猜生於我，而望彼之必懷，何異挾冰求溫，抱炭希涼者哉！且夫要功之倫，陵肆之類，莫不背情任詐，昧利忘親，縱懷慈孝之愛，或慮傾身之禍。是以周鄭交惡，漢高請羨，隗囂

孝云此若迂峻不近情理
之論每以此萬一子弟
自狀而父兄恭順者此人
尚可自列於人羣乎就
而尸之亦其宜矣

捐子馬超背父其為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其因質委誠，取任永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閑邪之至道，近鑒狡肆徇利之凶心，勝之以解網之仁，致之以來蘇之惠，燿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可斂，衽於一朝，包哮可屈，膝於象魏矣。何必拘厥親以來其情，逼所愛以制其命乎？苟不能然而杖夫計術，籠之以權，數檢之以一切，雖覽一室而庶徵於四海，法生鄙局，異或半之，暫益自不得不有不忍之刑，以遂拏戮之罰，亦猶瀆盟由乎一人，而云俾墜其師，無克遺育之言耳。豈得復引四罪不及之典，司馬牛獲宥之義乎？假令任者皆不保其父兄，輒有二三之言，曲哀其意，而悉活之，則長人子危，親自存之，悖子弟雖質，必無刑戮之憂。父兄雖逆，終無勦絕之慮。柔不究明，此

覽一室
靈輅益
疑有脫
誤

術非盛王之道宜開張遠義蠲此近制而陳法內之刑以申一人之命可謂心存小善非王者之體古者殺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於獄未爲失也臣松之以爲辨章事理貴得當時之宜無爲虛唱大言而終歸無用浮誕之論不切於實猶若畫螭魅之象而躐於犬馬之形也質任之興非防近世况三方鼎峙遼東偏遠羈其親屬以防未然不爲非矣柔謂是有先言之善宜蒙原心之宥而盛責柔不能開張遠理蠲此近制不達此言竟爲何譏若云猜防爲非質任宜廢是謂應大明先王之道不預任者生死也晁之爲任歷年已久豈得於殺活之際方論至理之本是何異叢棘旣繁事須判決空論刑措之美無聞當不之實哉其爲迂闊亦已甚矣漢高事窮理迫權以濟親而揔之酷

忍之科旣已大有所誣且自古以來未有子弟妄告父兄以圖全身者自存之悖未之或聞晁以兄告弟而其事果驗謂晁應殺將以遏防若言之亦死不言亦死豈不杜歸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若趙括之母以先請獲免鍾會之兄以密言全子古今此比蓋爲不少見之前言事同斯例而獨遇否閉良可哀哉

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爲務儉用爲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婦不織或爲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旣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

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糜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眾庶永濟莫不悅預矣

預於作

魏名臣奏載柔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為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為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為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為萬狐

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鷓鴣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為便也

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云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寡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恠

文字舉
字從御
覽補

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
 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
 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為戒在官二
 十二年轉為太常旬日遷司空後徙司徒太傅司馬宣王奏
 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
 曰君為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安
 國侯轉為太尉常道鄉公即位增邑并前四千前後封二子
 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薨謚曰元侯孫渾嗣咸熙中開建五
 等以柔等著勲前朝改封渾昌陸子

晉諸公贊曰柔長子儁大將軍掾次誕歷三州刺史太僕
 誕放率不倫而決烈過人次光字宣茂少習家業明練法
 理晉武帝世為黃沙御史與中丞同遷守廷尉後即真見

誕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常輕侮之而光事誕愈謹終於尚
 書令追贈司空

達御覽
作遠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為司空軍謀掾
 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
 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
 之義徑詣刺姦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後
 除河間郡丞稍遷熒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為
 民作害乃徙禮為魯相禮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
 降附使還為間應時平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從大
 司馬曹休征吳於夾石口禮諫以為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
 陽平太守入為尚書明帝方脩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
 禮固爭罷後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

三字是御
覽詔作制

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竒其意而不責也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便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臨崩之時以曹爽爲大將軍宜得良佐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也以爲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爲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綰付亡者家無以入身徵拜少府出爲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

縱不得真獄可折矣此
解結之術也

正而老者不可加以復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讎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郇以馬丹候爲驗詐以鳴犢河爲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沈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槌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

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
 郇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
 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
 年衆人多以為言除城門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衆彊盛而
 鮮卑數寇邊乃以禮為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
 奴中郎將往見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得
 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懼也禮曰何明
 公言之乖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為意邪本謂明公
 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勲今社稷
 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宣王曰且
 止忍不可忍爽誅後人為司隸校尉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
 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戶禮與盧毓同郡時輩而情

今之人字古入字入字
 古人字也

好不睦為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云嘉平二年薨謚曰
 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厲志太祖召為丞相文
 學掾出為高唐陽泉鄧任令所在稱治文帝踐阼入為尚書
 郎廷尉監出為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
 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
 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勅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
 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以息明帝即位下
 詔書使郡縣條為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為中平觀教曰此
 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為劇邪主者曰若郡為外劇
 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為民也今郡在外劇則
 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為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

為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
 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明帝幸許
 昌召觀為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
 阿意順指太尉司馬宣王請觀為從事中郎遷為尚書出為
 河南尹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
 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內藏玩
 弄之寶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為太僕司馬宣
 王誅爽使觀行中領軍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內侯復為尚書
 加駙馬都尉高貴鄉公即位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
 轉為右僕射常道鄉公即位進封陽鄉侯增邑千戶并前二
 千五百戶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即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
 印綬輒自輿歸里舍薨于家遺令藏足容棺不設鬻器不封

治御覽音
 持指御覽作
 旨

高柔為廷尉二十三年此
 得人久任之方未可回末
 路難退并致讓也

不樹謚曰肅侯子惺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勲前朝改
 封惺膠東子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能高
 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
 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
 常林於茲為疚矣

丙申三月監生劉世教校

夜漏下二鼓而聲未歇復挑燈
閱此卷

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

魏書

國志二十四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

魏書

國志二十五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毗隨
兄評從表紹太祖為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表尚攻兄譚
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

英雄記曰譚尚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圖說譚曰今將
軍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甫之來久則不敵愚以為可呼
曹公來擊顯甫曹公至必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
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若顯甫軍破其兵奔亡又可斂取
以拒曹公曹公遠僑而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比此之際
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曹公為對矣不然不諧譚始
不納後遂從之問圖誰可使圖答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
太祖

太祖將征荊州於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曰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表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為二連年戰伐而介冑生蟻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表尚

殊有摸擬左國之迹

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表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緩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為議郎久之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辯使毗與曹休參之令曰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輕矣軍還為丞相長史文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州

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肯置之左在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口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為之稀出上軍大將軍曹真征朱然于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者其

宗本無也
字小字
本有
曰字小字
本作白

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筭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筭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脩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疆壯耆老童齒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即位進封潁鄉侯邑三百戶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

李云內度外度言極乎

中

千古拒諫根柢在此一語

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為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宄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為衛尉帝方脩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為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為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為魏重

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若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魏略曰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追之為流矢所中死帝惜郃臨朝而歎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羣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毗心以為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羣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國祚而文皇帝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陳羣曰亦誠如辛毗言帝笑曰陳公可謂善變矣臣松之以為擬人必於其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三十五

四陽

魏志三十五

五百五六

孝云想其君臣瞻落
雖然賢於廉頗之遇
遠矣

倫取譬宜引其類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毗欲弘
廣主意當舉若張遼之疇安有於一將之死而可以祖宗
爲譬哉非所宜言莫過於茲進違其類退似諂佞佐治剛
正之體不宜有此魏略旣已難信習氏又從而載之竊謂
斯人受誣不少

青龍二年諸葛亮率衆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宣王數請
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以毗爲大將軍軍師
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違

魏略曰宣王數數欲進攻毗禁不聽宣王雖能行意而每
屈於毗

亮卒復還爲衛尉薨謚曰肅侯子敞嗣咸熙中爲河內太守
世語曰敞字泰雍官至衛尉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

外孫夏侯湛爲其傳曰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
王爭爲太子旣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
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
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
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
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
門赴爽來呼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
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
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
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
託之任而獨專權勢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
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

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卿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為人死，為人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逮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此事，縱恣非持父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毋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爲國憂之矣。今日難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

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憲英年至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

魏略曰：阜少與同郡尹奉、次曾、趙昂、偉、章俱發，各偉。章次曾與阜俱爲涼州從事。

以州從事爲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表：曹勝敗孰在？阜曰：表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疆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非其好，遂去官。而端徵爲太僕，其子康代爲刺史。辟阜爲別駕，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參軍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河間，將

斷指法度言之與少決不同

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為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為備不周。超率諸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惟翼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眾，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別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為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計。阜流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翼。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

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叙屯歷城。阜少長，叙家見叙母及叙，說前在翼中時事，歔歔悲甚。叙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殺君也。超疆而無義，多釁易圖耳。叙母慨然勅從阜計。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超。約使從弟謨至翼，語岳并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龐參等約誓。既明十七年九月，與叙起兵於鹵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寬等解岳閉翼城門，討超妻子。超襲歷城，得叙母，叙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

北宋本叙

諸毛本作

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
阜爵關內侯阜讓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効
於義當紕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祿太祖報曰君
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爲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
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叙之母勸叙早發明智乃爾雖
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紀錄必不墜於地矣
皇甫謐烈女傳曰姜叙母者天水姜伯奕之母也建安中
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韋康州人悽然莫不感憤叙爲撫
夷將軍擁兵屯歷叙姑子楊阜故爲康從事同等十餘人
皆略屬超陰相結爲康報仇未有間會阜妻死辭超寧歸
西因過至歷候叙母說康被害及冀中之難相對泣良久
姜叙舉室感悲叙母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恥

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
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爲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
也因勅叙與阜參議許諾分人使語鄉里尹奉趙昂及安
定梁寬等令叙先舉兵叛超超怒必自來擊叙寬等因從
後閉門約誓以定叙遂進兵入鹵昂奉守祁山超聞果自
出擊叙寬等從後閉冀門超失據過鹵叙守鹵超因進至
歷歷中見超往以爲叙軍還又傳聞超以走奔漢中故歷
無備及超入歷執叙母母怒罵超超被罵大怒即殺叙母
及其子燒城而去阜等以狀聞太祖甚嘉之手令褒揚語
如本傳 臣松之案謚稱阜爲叙姑子而本傳云叙爲阜
外兄與今名內外爲不同謚又載趙昂妻曰趙昂妻異者
故益州刺史天水趙偉璋妻王氏女也昂爲羌道令留異

去云辭超寧歸西即此
一地

此趙叔康而吏民皆反也

在西會同郡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兩男異女英年六歲
獨與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為雙所侵引刀欲自
刎顧英而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恃哉吾聞西施蒙不潔之
服則人掩鼻况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溷糞涅麻而被之黓
食瘠形自春至冬雙與州郡和異竟以是免難昂遣吏迎
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曰婦人無符信保傳則不出房闈
昭姜沈流伯姬待燒每讀其傳心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
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以偷生不死惟憐汝耳今官舍已
近吾去汝死矣遂飲毒藥而絕時適有解毒藥良湯擲口
灌之良久迺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攻冀
異躬着布鞬佐昂守備又悉脫所佩環釧以賞戰士及
超攻急城中饑困刺史章康素仁愍吏民傷殘欲與超和

昂諫不聽歸以語異異曰君有爭臣大夫有專利之義專
不為非也焉知救兵不到關隴哉當共勉卒高勲全節致
死不可從也比昂還康與超和超遂背約害康又劫昂質
其嫡子月於南鄭欲要昂以為已用然心未甚信超妻楊
聞異節行請與讌終日異欲信昂於超以濟其謀謂楊曰
昔管仲入齊立九合之功由余適秦穆公成霸方今社稷
初定治亂在於得人涼州士馬迺可與中夏爭鋒不可不
詳也楊深感之以為忠於已遂與異重相接結昂所以得
信於超全功免禍者異之力也及昂與楊阜等結謀討超
告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柰月何異厲聲應曰忠義
立於身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况一子哉夫項託
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存耳昂曰善遂共閉門逐超超奔漢

李云亦太烈矣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三十五

七百三十七

漢

中從張魯得兵還異復與昂保祁山為超所圍二十日救
兵到乃解超卒殺異子月凡自翼城之難至于祈山昂出
九奇異輒參焉

太祖征漢中以阜為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轉武都
太守郡濱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會劉備遣張飛
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辯而氏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
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
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
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
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及劉備取漢中以
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威信素著
前後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里

武都乃邊郡故

褻袖古今字陳生少章
疑下一字衍以質余尋
宋書五行志果然帽上
字必有繡字

百姓襁負而隨之為政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
中劉曄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
會帝崩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常見明帝著襦被縹
綾半褻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荅自是不
法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
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曰臣聞明主在
上群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
遭旱歸咎責已周文刑於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
衣弋綵此皆能昭令問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
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
善治揔觀李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
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

邪小字
李也

異參九奇

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
 動心誠懼矣曩使栢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
 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
 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
 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
 鳥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為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已內
 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萌纖微之初法漢孝
 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為後
 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既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
 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
 親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
 天下以安眾庶以示遠人時雍丘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

法禁峻密故阜又陳九族之義焉詔報曰間得密表先陳往
 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
 匡救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後遷少府是時大司馬
 曹真伐蜀遇雨不進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鳥之符而猶日
 仄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
 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
 深有以專精應荅側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聞者諸
 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闕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
 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
 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以云知天期也今年凶民
 饑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

巴從文類改下同

主小字本

爲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
帝卽召諸軍還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爲致
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
者也廣開官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
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
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
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
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阜又上疏
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
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
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帝愛女淑未期而
天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

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
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從帝旣新
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
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
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
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
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
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
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
深誠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
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
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飾其家闕其戶闐其

無人王者以天下為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不以是為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

臣松之以為忠至之道以亡已為理是以匡救其惡不為身計而阜表云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此則發憤為已豈為國哉斯言也豈不傷讜烈之義為一表之病乎

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驚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

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每朝廷會議阜常侃然以天下為已任數諫爭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曾高堂生後也少為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為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為丞相軍議掾後為歷城侯徵文學轉為相徵遭太祖喪不哀及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黃初中為堂陽長以選為平原王傅王即尊位是為明帝以隆為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群臣或以為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

升平學行不減
劉子政

李批高堂
生後句云
淵源

鄧艾傳曰少孤為農
民養積所謂積民亦
斯類耶

熙光于四海以為不宜為會帝敬納之遷陳留太守犢民西
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為計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顯焉
徵隆為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

魏略曰太史上漢曆不及天時因更推步弦望朔晦為太
和曆帝以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又精乃詔使隆與尚書郎
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偉祿是太史隆故據舊曆
更相劾奏紛紜數歲偉稱祿得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
日蝕而月晦盡詔從太史隆所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
精微也

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鍾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
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鍾單穆公
諫而弗聽泠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

以為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
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
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卜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
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為也化之不明豈鍾之罪隆曰夫禮樂
者為治之大本也故蕭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
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鍾
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在廢與之不階也君
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
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遷侍中
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
乎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戒也惟率禮脩德可以
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

犢民

盪毛本
作湯
小字盪

戒小字本
作誠

後漢書五行志中劉
昭補注引此作營
無也字豈可字於文
義二為從順

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
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鑿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
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
懼側身脩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
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誠然今
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
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已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
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栢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
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栢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
繼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
栢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也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
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脩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

果按也字
於衍

李云切直犯忌諱至
此焯案高堂本以師
傳舊思素所敬信又明
帝雖從而不改亦與狠
悞惡宜者殊使當日身
領太史過災隱默豈不
為張禹之續乎

聖主觀災責躬退而脩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
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處
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蕙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
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
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陵霄闕始
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
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
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
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
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
也忽焉太戊武丁觀災竦懼祗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
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

兆民之所利三五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爲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于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與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

居北宋本宮

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彗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祗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敘明堂脩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

天文
天
字

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
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焚絲非政理
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爲典式隆又以爲改正
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
目故三春稱玉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
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
牲用白從地正也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
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
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
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帝乃
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
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
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
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
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
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
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
庶土庸勲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
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
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
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
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
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玉畏上天之明

命循陰陽之逆順。稼穡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脩德政，復履清儉，輕

偷當作禱

競後小字奔

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為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為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為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為天下倒懸，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

詞意周至是儒者語

者二可為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
 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
 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
 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
 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
 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
 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
 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
 天府掌九職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所不相
 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
 財必考于司會會音贈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
 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

毛本亦誤
 小字本誤

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
 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
 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為世誠書奏帝
 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
 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
 之丹誠豈惟曾子靡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
 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
 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
 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蚩
 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
 所為求若所致猶緣木求魚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

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鉅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為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為墟，不夷于隸，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翬然，乃信越巫，對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淫克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

李云數言著蔡

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曾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基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掇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沈淪，竟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廉侔，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白蹇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疆，飯專精以自持，隆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

習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侈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動於昏主，明戒驗於身後，蹇諤足以勵物。

德音沒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又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其高堂隆之謂也

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曰宜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脩之使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子琛嗣爵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曰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為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為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鼂錯穀梁寡疇宣帝承以士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

蘇林秦靜

荀卿醜秦未詳所出

魏去去漢未遠猶有此舉今則真廢絕矣

具為設課試之法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數年隆等皆卒學者遂廢初任城棧潛太祖世歷縣令

潛字彥皇見應璩書林

嘗督守鄴城時文帝為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諫曰王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逸于遊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垠之費愚竊惑之太子不悅然自後游出差簡黃初中文帝將立郭貴嬪為皇后潛上疏諫語在後妃傳明帝時眾役並興戚屬疏斥潛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羣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為天子裂

諫字本

十字及宋科上文類有私字

土分疆匪爲諸侯也。始自二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王旣微，降逮于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後，亦罔克乂。太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舍業。日費千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徂來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瑛珞。浮于河淮，都圻之內。盡爲甸服，當供橐秸銓粟之調。而爲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藪。傷害農功，地繁茨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彫鏤極妙。忘有虞之愬，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

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謚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爲黔首。由枝幹旣朽，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勲親親。俊乂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根固本，並爲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輔。昔成王幼冲，未能莅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旣無衛侯康叔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關塞，永保無極。則海內幸甚。後爲燕中尉，辭疾不就。卒。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焉。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丙申三月監生劉世教校

十五日閱竟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

魏書

國志二十五

